



再访黑龙口

初阳

久居城市的人,像居住在巨大的樊笼中。尤其到了夏天,秦岭北麓的西安人,心中总有一份进山的执念,也按捺不住对秦岭南山的渴盼。今夏,恰逢作协采风,又一次和采风团奔赴黑龙口。算起来,已经是第三次前行了。那里到底有什么吸引人?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答案,于我,怕是满眼的绿和深山远林的静,以及山川大地上徐徐展开的自然、历史与人间烟火孕育的山水画卷。那儿可以让身心卸下疲惫,邂逅一份朴素的美好。

踏入黑龙口,先撞入眼帘的是那漫山遍野、层层叠叠的绿。秦岭峡谷的绿铺天盖地,目光所到之处全是绿。登临韩文公祠,一步步慢走,细看,脚下的苔藓、树干的绿霉斑,各种绿绿意盎然。抬眼向上看,参天大树随处可见。黑龙口地处秦岭腹地,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,绿得一点也不单调。这里的绿,有着各种丰富层次,很是鲜活生动:远山,沉淀成稳重的墨绿,是巍峨壮丽的底色;往山林里走,路旁的灌木闪烁着细碎的浅绿,台阶边的竹林泛着点点翠绿,连山崖石缝中的草木都带着顽强的深绿;脱鞋嬉水河溪水边,一处处村落,一间间土房子,是鲜活的青绿;而田间地头的果蔬和青核桃,交错着深浅不一的碧绿;最后是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,在山坡、田埂、溪流中晃动着宝石般的明绿,纯粹得使人沉醉而心怡。这些自上而下、四面八方的绿,源自丹江水的滋养。所谓江,乃水净,故而涵养出“七色绿”和一份周身被包裹的绿意。微风拂过,绿意翻涌起伏,没有人工雕琢的刻意,完全自然任性生长。这或许是黑龙口最动人的风景,是秦岭馈赠来访者的最美生态图。怪不得人人周末假期想进山,原来是绿洗净了人们眼中高楼大厦的混凝土灰,让人可以心胸澄澈,满目安然。

如果说绿是黑龙口的外貌,那么静则是那里的气韵。坐落于丹江源头的千年古镇,作为历史上扼守关中、连通荆豫的要道,现在早已远离了车马喧嚣,独留下一份岁月沉淀的安然与静,成了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,也成了处网红打卡地。这里的静,不是荒山野岭的寂静,而是自然和谐、万物共生的静,既契合了现代人享受生活便利,又可安顿想要独处的身心,治愈又有吸引力。

三岔路牌上“黑龙口”三个铁红大字,油漆稍有些剥落,但没有褪去历史的记忆。这里战略地位险要,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相传刘邦由此分兵绕道关破秦。近代也有红色革命印记留存。清代这里商贾云集,南来北往的秦楚商旅在此中转货物,积淀出多元民俗,使得其兼具交通、军事、水运、文化等多重价值。

置身山林,你能看到万物静默,植物安然生长;漫步原始村落,你能听见山风穿林,云逸蓝天,溪流潺潺,动物自由自在;你还能想象到,夜晚星空闪烁,小虫浅吟低唱。采风团一摄影师偶遇一只松鼠,眼神清澈,身形轻盈灵动。人与动物互不相扰,这是人一进山便因静自然而生的温柔。这时你能感受到,每个人长期因麻木而形成的钝感在此刻被唤醒,和着院前屋后的鸟鸣,更显林幽与清静。采风重要行程——拍米雕,因时不凑巧虽留遗憾,却不影响人的情致。走在街巷,摊贩的叫卖声,竟毫无嘈杂和违和感。缓步慢行,走走停停,没有了时间概念,身体放松了下来,心也恬淡而从容。天虽炎热,却没有一点暑气,心静自然凉。沉浸在独属于黑龙口的那份静中,专注于美食,在烟火味中放下心中琐事,将一切清空,全身心归于静,也享受着静。

这儿的人,依山而生、傍水而居,在日常烟火中滋养出质朴、通透的魂和简单节俭的生活作风。人们一面守着老房子,一面适应着新时代。这里温润适宜的山地气候,孕育了声名远扬的豆腐干。家家户户随处可见晾晒着的豆腐干,色泽泛黄,醇厚筋道,香味十足。一代代坚守者,继承祖辈口口相传的技艺,遵循自然时序,手工磨豆、卤水点制、慢火卤煮、日光暴晒,用日常的滋味过着舒心的日子。而走出黑龙口的年轻人,拿起手机,在视频号、直播间,不遗余力地向外宣传家乡。镜头前朴素的街边店主,诚心接待游客,童叟无欺。各类山货,装在尼龙袋里,摆在地摊上。没有华丽包装,没有刻意营销,用最真实的日常、最地道的山货野味,一遍遍讲述着黑龙口关于乡村振兴的故事。

又一趟黑龙口采风,写不完秦岭层叠的绿意,道不尽深山远林的静。这座隐逸又闻名的古村镇,让每一个人,在一回回向往、一次次前往中明白,最动人的风景,从来都是自然而然和顺其自然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898期)

刊头摄影 商山行者

德厚爷

贺绪林

德厚爷谢世了。

德厚爷是个老革命,1934年参加红军,1935年入的党。他的一条胳膊残了,是被日本鬼子的刺刀刺伤的。

德厚爷是揽工汉出身,识不下几个字。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安排他去一家工厂当厂长。他到工厂转了一圈,看着那么多的机器直咂舌头,跟组织上说:“我斗大的字识不下几个,咋能管好这么大的家业。我没那个本事,还是回家干我的老本行吧。”硬是回到家乡当了农民。

德厚爷的老伴是个乡下女人,不能生育,常常流着泪对德厚爷说:“我对不住你,你娶个小子,我不怨你。”

这时,德厚爷就冒了火:“共产党人不兴这个,我也不干。我是人,不是牲口!”

德厚爷回到家乡,把退伍费和残疾金全拿了出来,给村里办了个学校。他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。他对老伴说:“村里的娃娃都是咱的娃娃,咱不能看着咱的娃娃再当睁眼瞎,你说吧!”

老伴含着泪连连点头。

有一段时间,德厚爷的日子过得很难,有人劝德厚爷去找找过去的领导和战友帮帮忙。德厚爷的领导和战友都是大人物,可德厚爷说:“寻人家作甚!咱有两只手能刨食吃,手心向上讨食吃,那叫丢人!”

但也有例外。

那是1960年,青黄不接的二三月,村里近千口人都在挨饿,德厚爷咬牙一跺脚,去省城找他的一位老战友。几天后德厚爷回来了,带着上万斤粮食。一村人得救了,德厚爷却倒在炕上,是饿的。几年后,村里人看了苏联的一部电影,都说德厚爷就是村里的瓦西里。

此后,德厚爷当了村支书,把一千人的村子管理得井井有条、红红火火。上边便下来记者采访,听说村支书是个老革命,更来了兴趣,要德厚爷介绍经验,可德厚爷拙嘴笨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
“说说您的革命经历吧。”

“没甚经历,那年遭了年馑,没吃没喝的,饿得实在招不住了,就跑到陕北

跟着刘志丹闹红去了……”

“您这这条胳膊是咋残的?”

“那次战斗拼刺刀,我遇到了一个身体很壮的鬼子,那家伙不光身体壮实,刺刀也拼得好,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。几个回合下来,他的枪刺中了我这条胳膊,疼得我一哆嗦,顺手扣动了扳机,也是我命不该绝,枪膛正好有一发子弹,打穿了鬼子的胸膛。他死了,我活了,就是这条胳膊废了。把他家的!”

“您是怎么把生产队搞得这么红火的?”

“看你这话问的,咱是种庄稼的,要闹得少吃没喝的还不让人骂死!”

说了大半晌,德厚爷的话一个字也没上不了采访本,因而德厚爷的事迹也没法上报。

20世纪70年代,村里一伙愣头青要把德厚爷拉下马。德厚爷圆瞪牛眼:“要把我拉下马,你们试试看!”他一一把扯开衣服,拍着伤痕累累的胸脯:“崽娃子,日本鬼子厉害吧,我也撞倒了五六个,怕你们!”

一伙愣头青被镇唬住了,夹着尾巴

灰溜溜地撤了。

德厚爷的村支书干了20多年。1982年,他把位子让给了一个从部队复员回家的年轻人,他说:“社会是年轻人的,还是年轻人当家好。我老了,该腾板凳了。”

德厚爷退休后任谁劝说也不肯闲在家里,自告奋勇要当村里的护林员。他说:“我是干活的命,手不捉活就要害病。”谁知不久,他修剪树枝时突然倒在了地上,再也没有起来。

乡亲们要给德厚爷立一块碑,被德厚爷的老伴拦住了。她对年轻的村支书说:“你德厚爷说过,人赤条条来,也应赤条条去。你好,大伙会在心里记着你;你瞎(ha),就是碑立得再高再大,也挡不住骂。”

下葬那天,一村的父老乡亲都给德厚爷送行,刚隆起的黄土堆前哭声一片……



跨越山海的情书

——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观后感

周文英

情书,狭义指恋爱中的男女互写的书信,可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中的情书,指的却是小情大爱。阿嬷是潮汕方言,奶奶的意思,爷爷是阿公。20世纪50年代初,阿公郑木生远赴泰国谋生,阿嬷叶淑柔和孩子留守家乡,电影以几十年来他们互通的多封侨批(书信兼具汇款单功能)为题材,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,超越亲情的感人故事。

“做人要有情有义,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!”这句电影中重复了几次的台词,既是这部电影的精神内核,也是一代潮汕侨民在东南亚谋生立足的生存之道。走出影院,软糯湿润的潮汕乡音,斑驳老旧的阁楼,泛黄褶皱的侨批,还有阿嬷满头霜白的模样,久久在我脑海里回荡。这部电影横跨中泰两地,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,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,看似只是郑木生与谢南枝施恩与报恩的简单过往,却细腻地渗透着人间大爱,家国情怀。

源起亲情:那晚债务缠身,回老家偷窥到阿嬷藏在阁楼上泛黄的侨批,奔赴泰国寻找发迹的阿公。实情出人意料:阿公已于1960年意外去世,当地多所写着阿公名字的学校出资人是他的学生。恩情回馈:18年来给阿嬷写信、寄钱和物品的人,竟是素

昧平生的谢南枝。阿公当年舍命于火海中救出她的父亲,她隐瞒阿公去世的消息,一方面出于报恩,一方面出于守护家人团圆的念想。姐妹情缘:知道了真相的阿嬷决定去泰国,当面感谢这个素不相识的妹妹,还钱给她。当镜头里两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,一个手持木棉花,一个捏着青葱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,观者无不动容,唯愿此刻永驻。

长久以来,外界对潮汕人总存有刻板印象:靠海吃海,儿女众多,重男轻女思想严重,女人没有家庭地位,吃苦隐忍,宗族观念强烈,祭祖是非常大的事情。但不管身在何处,一句乡音“自己人”瞬间拉近距离,遇到难处,素不相识的同乡也会伸手相助。故乡既是看得见的老屋故土,也是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归处,重情重义,已刻进潮汕侨民的血脉。

电影没有刻意渲染苦难与离愁,让人难忘的是他们的笑容灿烂又纯粹。比如郑木生用蹬人力车攒下的钱,慷慨地买下一块布料,准备捐给中国的妻子,那可是家里开着客栈的谢南枝也舍不得买的贵重物品。其次是郑木生想看家人的照片,叶淑柔带着三个孩子去市区照相馆,一路上孩子

们说说笑笑,之后他们的笑容定格在了照片上。还有影片结尾时两位老人在泰国见面,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南枝问淑柔姐:“咸猪肉好吃吗?好吃我就再寄。”她已经忘了全世界,却没有忘记要尽的情义。

叶淑柔的小儿子结婚时,谢南枝以木生的名义寄来一千元,其实一家人等阿公回家比钱更重要,但他永远回不来了。心存疑虑的家人写信要阿公的照片,谢南枝寄回郑木生唯一的一张照片,那是郑木生、谢南枝以及几个学生的合照,连同照片一起寄回的信件被暴雨冲散了,家人误以为他在泰国另建家庭。叶淑柔带着孩子搬离原来的住处,决定不再接受阿公的信件和钱物,从此与谢南枝的书信中断了。郑木生有情有义,远在国外他乡,他做人力车夫,风吹日晒,收入微薄,生存艰难,但写给妻子的信却是“随信寄二百元,我一切无恙,生意顺顺……家中正是收获的季节,你切勿操劳……”短短数言,道尽郑木生作为男人的责任担当,宁肯自己吃苦,也不愿让家人担忧,不愿妻子太过操劳。

郑木生与谢南枝之间,不是爱情,也无血缘,而是一种纯粹到极致的“有情有义”。谢南枝家的客栈失

火,房客郑木生从火场中救出她的父亲,再去拿自己的财物时发现有人故意纵火,讲义气的他打伤纵火者被判入狱。谢南枝便拿起笔,以郑木生的名义给他家里写信、寄钱。后来,郑木生被狱友提携,出来后跑船,攒了钱准备回乡时遇到海盗,他因救同乡意外落水,葬身大海。谢南枝欲把噩耗告诉叶淑柔,临寄信时却改变了主意。谢南枝失去客栈后,靠着在街头摆摊卖小吃为生,收入微薄,自己的生活都十分艰难,但她已经习惯了每月以郑木生的名义给叶淑柔写信,定期寄钱,一寄就是18年。后来,等不到叶淑柔的回信,老式邮局也拆了,可写信已成为她的日常习惯,那些寄不出去的信,是她情感的慰藉。叶淑柔从青丝到白发,虽然她多年未曾见过丈夫,但她勤俭持家,养育孩子,侍奉公婆,从未抱怨,是家庭坚实的底盘。得知替木生寄了18年钱和物资的是陌生人时,她急着要赶去看那个好心人,要把钱亲手还回去。

诗意盎然的书信只是绵绵情感的载体,感人至深的是两个女人面对苦难生活的坚韧顽强,积极向上。人生纵有千般苦,但前行路上最动人的,终究是人性里,那束名为爱的光。

“我与高铁的故事”主题征文启事

四十高铁,一条穿越秦岭的巨龙,把商洛接入全国高铁大动脉。这是商洛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,承载着商洛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,更昭示着这片绿色沃土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历史性跨越。为记录这份期盼与喜悦,见证高铁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,商洛日报社特举办“我与高铁的故事”主题征文活动。

一、征集主题

请以“我与高铁的故事”为情感纽带,用手中的笔记录个人的真实经历与心灵触动——或是一份深藏心底的翘首以盼、一次风驰电掣的乘车初体验,或是一段因高铁而改变的日常,亦可拾取建设工地上的动人微光。更欢迎您敞开心扉,描绘高铁入城后家乡山水间升腾的机遇、产业中萌发的活力、生活里绽放的新颜。一切与高铁相连的商洛故事,都是我们珍视的时代回声。

二、征集时间

即日起至2027年6月10日。

三、作品要求

1.体裁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。小说3000字以内,散文2000字以内,诗歌单首50行以内,组诗不超过120行。

四、投稿方式

征文发送至邮箱:slrbfkb@126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高铁征文+标题+作者”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征文设一、二、三等奖,颁发奖金和证书。优秀作品将在《商洛日报》及公众号平台刊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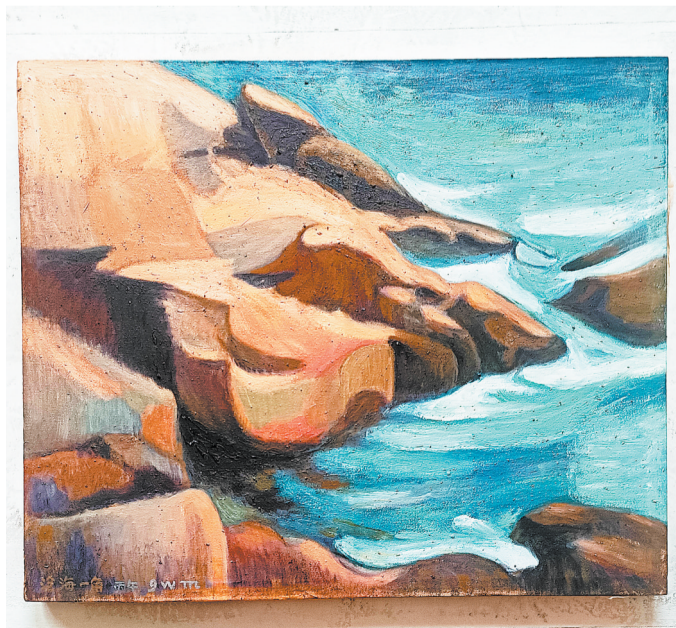
六、注意事项

1.作品须为原创首发,拒绝AI作品以及任何形式借助AI创作的作品。
2.主办方有权对入选作品进行修改和传播。高铁呼啸而来,故事正在发生。期待您用文字和镜头,记录出行之便、发展之变,讲述高铁新时代商洛人的故事!

咨询电话:0914—2388253

商洛日报社

2026年7月1日



沧海一角(油画) 巩伟民 作